

你说我是谁

著/吴克敬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014037781

1247.59
229

图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谁、你是谁、你是谁——吴克敬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321-3261-3

I. ①我... II. ①吴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0820号



我是谁 你说

著 吴克敬



定价 32.00元
ISBN 978-7-321-3261-3
2014年3月第1版
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160千字
5页

I247.59
229



北航

C1725947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187780310

图书代号 SK13N117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说我是谁 / 吴克敬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 2014.3

ISBN 978 - 7 - 5613 - 7561 - 7

I. ①你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0820 号

你说我是谁

吴克敬 著

出版统筹	刘东风
责任编辑	姚蓓蕾 杜莎莎 杨继顺
责任校对	张旭升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刷	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00 mm × 980 mm 1/16
印 张	13.75
插 页	2
字 数	160 千
版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613 - 7561 - 7
定 价	32.0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电话:(029)85307864 85251046(传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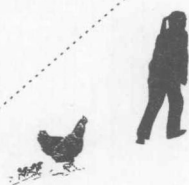
心愿卡  01
wish card

拐喜  79
Abduction to marriage

你说我是谁  139
You say who I am

目录

Directory



心愿卡
wish card



壹

铁皮制作的窑院大门，这时候“吱哇”叫了一声，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是豆饼儿呢，他用头把门顶开一道缝隙，像个小毛贼一样，溜进院子，溜到了奶亲住着的屋子，偎在了奶亲的身边。

慈祥的奶亲，那时抱着她的老母鸡，用手极为温情地辨认着。好像是，奶亲的眼睛就长在她的手指肚儿上，在母鸡的屁股上认一下，说是这只母鸡有蛋了。过一会儿，鸡会在鸡窝里，静静地趴上一阵，然后又半蹲半卧地挣上一阵子，挣得鸡冠子通红，挣得脖颈上的羽毛纷披，这就有一只蛋生出来，热烫烫地滚在草窝里。这时的母鸡是骄傲的，它从草窝里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出来，一路走，一路高声啼叫，“我下了一个蛋”“我下了一个蛋”……直叫得奶亲捧着它，喂它一把玉米粒儿或是别的什么豆儿。不过呢，这只麻杂色的老母鸡不会下蛋了，奶亲也没说这只母鸡要生蛋。因为奶亲已经认准，这只老母鸡忌蛋了。所谓忌蛋，就是老母鸡停止了生蛋，而要孵鸡崽了。瞎眼的奶亲，是很理解老母鸡的这份情意的，她在认着老母鸡时，嘴里嘟囔着说：好吧，你就歇下来，给咱孵一窝小鸡崽吧。奶亲的话不是白说，豆芽儿看见，就在奶亲的窑炕脚底，一个铺了败草的藤条筐子里，放上了一窝鸡蛋，只等老母鸡卧在筐子里，抱着鸡蛋孵鸡崽了。

回家来的豆饼儿往奶亲身边一偎，奶亲就把老母鸡推出去了。奶亲给老母鸡说，到窝里孵鸡崽去。老母鸡呢，就很听话地地下到窑炕脚底，步入放了鸡蛋的草筐，很小心、很温暖地把鸡蛋全都抱在它的翅羽下，神态安详地孵着了。



推开了老母鸡的奶亲，自己却又像个老母鸡一样，把豆饼儿揽进怀里，像刚才认着老母鸡一样，也认起豆饼儿了。豆饼儿也是，偎在奶亲的身边，很是享受地让奶亲的手认着，无声无息，只等豆芽儿把饭做好，再端过来，供他和奶亲，一人一口地吃用了。

其实呢，豆饼儿还长豆芽儿一岁，是豆芽儿的哥哥，虚岁都十七了。可豆饼儿是个儿娃子，在奶亲的身边，就不用做家务。豆芽儿呢，她是女娃子，在奶亲的身边，就得做家务。陕北山沟沟里的规矩，不独他们沟河村，不独他们家，都是这个样子，打小起，儿娃子是不屑伸手家务活的。是这样，豆饼儿不做家务习惯了，豆芽儿自觉操持家务活儿也习惯了。

隔壁的厨窑里，锅盖碰着了锅沿，勺头磕着了碗边，筷子砸着了碟沿……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豆芽儿，忙活出一片杂乱的响动。从那一片响动和烟雾里，倏忽钻出脸上挂着细汗的豆芽儿，她的手上端着一个长条的木盘，木盘上搁着两碟小菜：一碟苦苦菜，一碟酸豇豆，都是山野之中出产的。豆芽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脚拐一下，就能采一些回家来，择净了，氽进滚水里翻个身，捞出来，撒上盐，泼上醋，就是很好的下饭菜了。紧靠两碟小菜的，是两只黑瓷大碗，碗里盛着的，就是下了洋芋疙瘩的碎糝子。

不稀不稠，豆芽儿把一家人的晚饭做得有模有样。

奶亲闻到了晚饭的香味，但奶亲没有理会豆芽儿端来的晚饭。那是因为，仔细认着豆饼儿的奶亲，从豆饼儿身上认出问题来了。

奶亲说了，声音是忧伤的：豆饼儿，告诉奶亲，你遇到甚事了？

偎在奶亲身边的豆饼儿，看上去是乖顺的。这可不是豆饼儿的做派，他啥时候乖顺过，简直像个野人。而今天，从推开窑院的铁皮大门进来，到偎在奶亲身边的模样，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很显然，因为奶亲的手窥破了他内心的秘密，他脸上变着颜色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显得一阵红，一阵白。但他一定是要抵赖的。

豆饼儿说:奶亲不要乱猜,我能遇到甚事?

奶亲是洞明一切的,眼睛瞎了,心里亮堂着哩。奶亲说:不是我乱猜,假在我的身上,你心慌啥?肉抖骨头抖的。

豆饼儿的嘴却还犟着:我抖了吗?奶亲,我给你说,没事,我甚事都没有。

奶亲就摇头了。

奶亲的手还在豆饼儿的身上仔细地认着,她说:豆饼儿呀,奶亲信了你吧,信你没甚事,没甚事了。好哇。你的娘亲、爹亲都不在身边,咱不能有事,有事了,你嫩骨头担承不起,奶亲老骨头也担承不起。

豆芽儿听不惯奶亲的唠叨,什么事呀事的,尽吓人。心里怨着奶亲,嘴上就催着吃晚饭了。她拿起一双筷子,夹了些苦苦菜和酸豇豆,放在一口黑瓷碗里,端起来送到奶亲的手里,给奶亲说,咱吃饭咯,趁着饭热,吃了暖肚子。给奶亲送上饭碗后,豆芽儿拿起另一双筷子,同样的,夹了些苦苦菜和酸豇豆,放在另一只黑瓷碗里,端起来要给豆饼儿手上送。本来呢,豆饼儿伸手接住就行了,可他却在豆芽儿端饭的一刹那,失急忙慌地伸出手,自己端起碗来,把头埋进黑瓷碗里,呼噜呼噜,狼吞一样吃上了……豆芽儿拿眼扫着豆饼儿,仅那么淡淡的一扫,她的心里就有数了,并且佩服起了奶亲,感觉眼睛不好的奶亲,真就是一个巫婆,不用眼睛看,只用手认,就认出豆饼儿有事了。

是个啥事呢?事情很大吗?



贰

放学了，豆芽儿没等哥哥豆饼儿，自己就先回家走了。

往常的日子都是这样的，只有早起与豆饼儿结伴来学校，下午放学，能一起走就一起走，不能一起走，豆芽儿就不等了。哥哥豆饼儿还要在学校留上一阵子，打打篮球，打打乒乓球什么的，磨不到天黑不回家。回家了，伸手吃的现成饭。

豌豆豆的那个开花得儿结龙头

我十七八的那个开始交朋友

高粱梁的那个地里得儿带豇豆

就因为的那个我瞭妹妹呀踩了一道路

我手扳上碱畔脚垫上柴

就因为瞭妹妹我丢了两只鞋

.....

从镇上的中学往回走，是一条逼狭的小河沟，两面的山坡立陡立陡，夹着沟底的河水，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喧响，使那条放羊鞭子一样弯曲的山路，显得越走越窄，窄到几乎只容豆芽儿一人通过。豆芽儿走着，听到不知什么人，怪声怪气地吼唱信天游里被归为酸曲的那首《交朋友》。豆芽儿是热爱他们陕北信天游的，但她不爱酸曲儿，那荒腔走板的酸曲儿，忽忽悠悠横飞在她的耳朵边，是钻不进一句半句的。豆芽儿自信她有这样的免疫力，她眼不斜视，耳不旁听，自顾自地走了一程。走到半道上，是一片林深草茂的山凹凹呢，豆芽儿看见了蛮牛，看见他站在窄道上，手里是他从山坡上采来的一束野花花，迎着豆芽儿，要把野花花献给豆芽儿。这时，豆芽儿才知道刚才那荒腔野调的

吼唱,是从蛮牛嘴里吐出来的。像往常一样,镇中学的尖子生豆芽儿是懒得理会蛮牛的,她拧了一下身子,想要躲开蛮牛,依然走她的路,回家去做饭。可今天的蛮牛不是豆芽儿好摆脱的,她拧身子的时候,蛮牛却早有准备地扑过来,拦腰抱住了豆芽儿……几乎同时,埋伏在路边草丛里的二狗和黑猪也一跃而出,抬着豆芽儿的腿,不论她怎么抗争,硬是抬着她,把她抬进了山凹凹深处的一片草地上。

豆芽儿知道下来的结果是什么。

在镇上的中学,总有这样一股子流言,那样一股子蜚语,说是谁和谁好上了,谁成了谁的搭子,谁被谁吃了香香……所谓的好,所谓的搭子,所谓的香香,豆芽儿是有所了解的,说透了,就是一对一的搞对象。多大点娃娃呀,放着书不念,搞的什么对象?豆芽儿对此是排斥的,在她眼里,甚至是很瞧不起这些同学的。尽管她知道,许多好上的女同学,成为搭子的女同学,并非自愿为之,完全是被风气所逼,好上一个男同学,成为那个男同学的搭子,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,免得遭受别人的欺侮。可豆芽儿还是不能理解和原谅她们的,而且和她们拉开距离,能不与她们交往,就坚决不与她们交往。

豆芽儿一门心思地读书,她要考上高中,然后考上大学,考到娘亲打工的岭北城里去。那里是有几所大学的,娘亲给她描画过,那几所大学都在渭河的南岸边,高楼林立、绿树婆娑、幽静美丽,豆芽儿几次在梦里,都梦到了岭北城的大学。

可是,豆芽儿身处的现实,让她时时提心,处处吊胆。像她一样,睁睛都是娘亲和爹亲远离的后生,没有了娘亲和爹亲的呵护与管束,有一些就像山野里的狗獾,没有不敢匪的事,没有不敢野的心。她小心躲着那些匪野的后生,终到了还是没有躲过。有些日子了,村长劳劳子的儿子蛮牛,给豆芽儿下条子,一次接着一次下,说死了,要和豆芽儿好。豆芽儿是甚?学校里的一枝花,老师和同学,谁不佩服豆芽儿的学习精神,谁不佩服豆芽儿的学习成绩,拿稳了说,今年中考,豆



豆芽儿是学校最有把握考上县城高中的学生。豆芽儿能理会蛮牛吗？

一只山野里的小狗獾，豆芽儿才不会呢。

这就被蛮牛堵在半道上了。蛮牛是谁呀？他是村长劳劳子的儿子，横跳竖卧，在镇中学读书，不断地给豆芽儿传条子，说他喜欢上豆芽儿了，要死要活，都要和豆芽儿交朋友。自然地，镇中学的尖子生豆芽儿，是不会理睬胡搅蛮缠的蛮牛的。

蛮牛他们把豆芽儿抬进了草窝里，是别的女孩儿，大概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了，豆芽儿却没有，她从山背凹的草窝里嚅地站起来，责问蛮牛想干甚。

嬉皮笑脸的蛮牛说：想干甚？你知道我知道。

豆芽儿怒气冲冲的脸上涂抹着一层冷霜，恶恨恨地剐了一眼蛮牛，挥了一下胳膊，想要走开，却被蛮牛的跟班二狗、黑猪左堵右挡，不能脱身。

蛮牛依然满脸的痞子相，他说：你的书念得好，我佩服，我也想跟上来，你得帮助我。

豆芽儿听到这里，口气就软了些，说：头戳在你肩膀上，都看你自己了。

这是豆芽儿与蛮牛同学以来，对他说的最温暖的一句话，听得蛮牛蹦了一个高，落下地来说：是你说的，答应和我好了。

豆芽儿感到自己上了蛮牛的当，出口就骂：你个死蛮牛，我和你好？你去死吧！去和你姐好吧！你姐才会让你好的。

应该说，豆芽儿骂得已经很恶毒了，若是别人，蛮牛的横劲儿早就上来了，不打对方个口鼻流血才怪。可面对豆芽儿，蛮牛却一副绵性子，不仅不气不恼，而且腆着脸，往豆芽儿跟前凑了凑，说豆芽儿就是他的姐姐，他的好姐姐呢。姐姐要他死，他是要死的，但在死之前，心里放不下姐的香香，他吃一口姐的香香，不用她逼，他自己就去死。

蛮牛一边说，一边逼到豆芽儿的身边，伸手去搂豆芽儿。

豆芽儿是想躲的,但她躲不过了,二狗、黑猪步调一致地堵住了豆芽儿要躲的路。她被蛮牛强霸地搂住了腰,并且嘟起嘴巴,就要往豆芽儿的嘴巴上贴了,惊得豆芽儿狂喊起来,泼着命挣扎和抗拒,甚而扯起了泪声,哀哀地恳求蛮牛了。

豆芽儿说:都是一个村上的,抬头不见低头见,你可不能这样啊!

蛮牛才不管豆芽儿的哀求,他一时无法吃到豆芽儿的香香,就又威胁豆芽儿了,说:放乖点儿,我就只吃一口香香,如不然,就别怪我还要叼你壶嘴儿的。

吃香香仅止于亲嘴儿,叼壶嘴儿就是要吃乳头了。山里人的口头话,豆芽儿是听得懂的。于是,刚才还敢泼命抵抗的豆芽儿,像是抽了筋的羊羔儿,身子软下来了,脸上蓦地都是愤怒的眼泪水。

没有人注意,一根举在空中的柴杠砸下来了,不偏不斜,正好砸在蛮牛的后脑勺上,砸得蛮牛松开了搂着豆芽儿的手,摇晃着缩在了草丛上。

举杠砸倒蛮牛的人,是豆芽儿的哥哥豆饼儿。他在学校里,也不是个善茬,身边也有几个跟班。跟班中有人得到口信,告诉了豆饼儿,蛮牛可能要吃豆芽儿的香香。豆饼儿起初不大相信,后来还是看出了一些眉目,譬如蛮牛总给豆芽儿传条子,这就使他不能不有所警惕了。这天下午放了学,他在学校的操场练习打篮球,打了一阵儿,心里感觉有事,就追着豆芽儿的背影往回走。走在这处林深草茂的山凹凹里时,他听到了豆芽儿的哀求声,顺着哀求声往草深处走,这就看见了蛮牛强吃豆芽儿香香的一幕。作为哥哥,豆饼儿只有奋起相救了,刚好,手边有几根被人砍落地上的树枝,他抽出一根举起来就砸向蛮牛。活该他们吃砸,都只注意着耍弄豆芽儿,没防顾跟来的豆饼儿,一杠子砸到蛮牛后,接着又两杠子砸翻了二狗和黑猪,扶着又惊又吓呆在草窝里的豆芽儿,牵着她的手,走出山凹凹,走到了回家的山路上。

快到家门口了,豆饼儿给豆芽儿说:把刚才发生的事窝在肚子里,



不要给别人说。

豆芽儿看了一眼豆饼儿，没有说话。

豆饼儿就说：没有用的，给谁说都没用，吃亏的就只有你。

豆芽儿给哥哥豆饼儿点头了。她晓得豆饼儿说的是真话，那样的事，能给谁说呢？给奶亲吗？给蛮牛的老爹劳劳子吗？给学校的老师吗？不能说，给谁都不能说，豆芽儿就只有忍了，咬牙忍在心里，发奋地读书，读好书，把这件事忘掉，才是唯一的办法。

是这样的，豆芽儿和哥哥豆饼儿亲起来了，她视豆饼儿为依靠。奶亲说豆饼儿遇到了事，也就是豆芽儿遇到事了。豆芽儿甚至想，不是因为奶亲，哥哥豆饼儿才遇到了事吧。她的这位哥哥呀，去年初三毕业，参加中考没有考上，按他的心意，是绝对不会复考了。娘亲写了信，还说是爹亲的意见，让豆饼儿在初三复习一年，下一年中考考好就好，考不好了也罢，就当陪了豆芽儿一年，也是不错的。奶亲也是这个主张，豆饼儿就只有耐着性子，陪着豆芽儿在镇中学读初三了。

豆芽儿感谢哥哥豆饼儿的陪伴和保护……许多的日子，豆芽儿只顾享受豆饼儿给她带来的好处，却忽视了豆饼儿的问题。还是奶亲的手眼儿亮，发现了豆饼儿的问题，这是及时的，也是适时的……豆芽儿认真地想着，就感到了自己的自私，因此呢，她检讨着自己，并且下了决心，要找一个机会与哥哥豆饼儿实话实说，认真地谈一谈了。

叁

哥哥豆饼儿没有回家，一个晚上都没回来。

豆芽儿知道，奶亲没有睡着觉，她也没有睡好觉。天快亮时，豆芽儿从炕上爬起来去烧早饭，看见奶亲大睁着黑洞洞的眼睛，抬手在炕沿上拍着。奶亲拍得很慢，拍一下，总要隔上一阵，抬起手，又拍一下。豆芽儿知道，奶亲一个晚上，都是那么不紧不慢地拍着炕沿过来的。豆芽儿起炕的动静很小，奶亲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。奶亲把豆芽儿叫到她的炕边来，伸出拍了一个晚上炕沿的手，在豆芽儿的身上认着。认了几下，奶亲说话了，她说还是豆芽儿省事，让她放心。奶亲这么夸赞豆芽儿是很少见的，过去，奶亲都只夸赞豆饼儿，现在夸赞豆芽儿，让豆芽儿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，奶亲是要给她说明，豆饼儿让她不放心了。

明白了这一层意思，豆芽儿就给奶亲说：放心吧奶亲，豆饼儿没事，他今天会回来的。

听豆芽儿这么说，奶亲就不说了，认着豆芽儿的手也收了回去，又继续不断地拍着炕沿了。

豆芽儿宽慰着奶亲，可她自己却没法宽慰起来。她猜想，豆饼儿一夜未归，肯定是和蛮牛他们在一起的。挨了豆饼儿木杠子的蛮牛，当时被打昏了，头顶上肿起了一个电灯泡似的大包。第二天，头还炸疼着，却率领他的小跟班二狗和黑猪，寻到了豆饼儿，拜在豆饼儿的手下，尊豆饼儿为大哥，心甘情愿做他的小跟班。野獾一样的山里后生信奉这样一条规矩：谁下得了狠手，敢把人头当尿罐敲，谁就为后生们



所敬畏,同时也受后生们的抬举,哪怕此前,他们天不怕,地不怕,他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怨,低下头来,就尊对方是老大。

成了老大的豆饼儿,是很享受这份尊荣的。

蛮牛要请豆饼儿吃喝,豆饼儿就很高兴地去了。

那是蛮牛挨打后不久的一天,特意在镇街上最为气派的海鲜酒店里为豆饼儿设了酒宴。他们读书的中学也在镇街上,从学校里出来,就是镇政府花了大钱整修起来的一条商业街,一街两行,全都是装饰得大红大绿的门脸儿,有百货店、日杂店、服装店、医药店,还有洗头、洗脚店和桑拿洗浴店,而其中最为显眼和数目最多的要算饮食店了,过去的山珍店都还兴旺着,又有传统的地方小吃店、新潮的海鲜店,也都扯旗放炮地开在商业街上。蛮牛选择的海鲜店,恰在商业街的正中间,那天请了豆饼儿去吃喝,许多在校的同学都看见了。在后来的传说中,蛮牛给豆饼儿点了一只名贵的野生龟、一只名贵的深海鱼以及同样名贵的虾蟹什么……他们还点了酒,有说是白酒,有说是红酒,也有说是啤酒的。究竟是什么酒,在这里是不重要的,重要的是蛮牛、二狗和黑猪给豆饼儿敬酒时,学的是影视剧中黑道上的样子,单膝跪地,高举酒杯,给豆饼儿敬酒喝了。

豆饼儿吃了蛮牛、二狗和黑猪几回酒,心里快活着,忍不住是要吼两嗓子的。他吼的是自己改造了的一曲红色信天游,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管,只管快活了吼他的:

一杆杆红旗空中飘

跟上爷老子咱把革命闹

镰刀加斧头小米和步枪

砍开大路伙家往前闯

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

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

……………

有了头一次的吃喝,就有二次三次,四次五次……这么吃喝了一些时日,胡吼乱唱了一些时日,豆饼儿还真的像那伙野獾后生的老大了。

豆芽儿有了她的私心话,那就是,她是乐见豆饼儿当老大的,她需要豆饼儿的保护,使她能够安然无事地读书。但她也怕豆饼儿惹事,小事倒也无妨,大事呢?怕就只好收拾了。豆芽儿不是瞎眼,便是瞎眼的奶亲,用手都认得出来,豆饼儿遇到事了,她眼明耳聪,又岂能看不出豆饼儿遇上事了呢?对哥哥豆饼儿,豆芽儿比谁都担心。

整整一个晚上,哥哥豆饼儿没有回家,清早来到学校,课堂上还是不见豆饼儿。这叫豆芽儿好不心慌,老师讲的什么,她几乎没有听进耳朵里。这在豆芽儿是不多见的,她不像豆饼儿,在镇子上的中学里,学习成绩就没好过,特别是当了蛮牛、二狗和黑猪一伙后生的老大后,缺课旷课就成了家常便饭,用他自己的话说,咱就不是读书的料,耗在课堂上,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蜡。

13

自暴自弃的豆饼儿,让豆芽儿好不伤心。

陪同豆芽儿留级在同一个班上,豆芽儿是很想帮助哥哥豆饼儿的,可她太无能为力了。

一个晚上都不回家,豆饼儿会在哪里呢?